

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

外国文学研究

第 5 辑

书目文献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由于我国“四化”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,广大科学研究人员,文化、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,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。为此,本中心编辑《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》,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。

本专辑所收的资料,系按专题选编,照原报刊版面影印。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,一般不作改动(如有改动,当予注明),仅于每期编有目次,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,以资查阅;必要时附“编后记”,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。

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。对于某些出于反动政治宣传目的,蓄意捏造、歪曲或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,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,概不收录。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,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、观点、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,甚至对立,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,对此,我们不予置评,相信读者会予注意,能够鉴别。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“我国”、“中华民国”、“中央”之类的文字,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、国民党中央而言,不再一一注明,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。

为了统一装订规格,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,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,即封面倒装。

本专辑的编印,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,限于内部发行。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,慎勿丢失。

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

作家谈写作

你为什么写作，世界各国作家谈写作

陈五慧译 一

神话研究

朱蒙神话——中韩太阳神话比较研究之一

王孝廉 三七

文学史研究

总是被当成马来由华人文学——通俗马来

由文学各时期的划分

林万里译 五一

作家评介

假作真时真亦假——

阿嘉莎·克丽丝蒂生平之谜

彭淮栋 五八

百龄女作家略谈野上弥生子

柏谷 六一

野上弥生子年谱

柏谷辑译 六三

我和外国文学

辛笛 六九

你爲什麼要寫作

世界各國作家談寫作

● 陳玉慧 譯

一般人面對文學，除嚮往作家筆下的心靈情境，有時不免也會關心起作家本人的背景世界，對他們的思想、性格、信念、興味以及如何看待生活，充滿臆測和好奇。

——他們爲什麼要寫作？有沒有經濟利益、名譽滿足的動力？除了趣味和個人表白，還有什麼目的和使命？……的確是一個值得分析、耐人尋味的課題。

不久前，法國極具影響力的自由報爲此特在他們了解的範圍內，以他們的觀點，對當代著名作家，作了一項世界性的訪問調查。

這一抽樣整理，使我們在很輕鬆的情況下，即可獲知不同地區不同作家的藝術與人生觀照；也使文學的眼界拓展到最遠的地平線上，有助於我們對各國文壇或個別作家作品，作進一層的欣賞與研究。

「聯文」自本期開始選譯，介紹給國內讀者共享。（編者）

寫在翻譯之前

我一向對翻譯工作沒有太多的耐心，一直到「聯文」編者把這分專集交給了我。

一九八五年春天，我走在巴黎的街上，書報攤上到處是這本專集的廣告——「你為什麼要寫作？」不知道為什麼，它一直不曾讓我駐足，那時，住在台北的法國畫家畢安生，把這本由他朋友們編著的書送給了「聯文」編者。

等到我打開書頁，「你為什麼要寫作？」一個簡單的問題卻引發了四百個不同的迴響，每一位作家都有他們自己的回答，從他們的回答裡，可以看出他們寫作的心情、環境、社會背景，甚至也可以看到他們的藝術觀及人生思想。

由於好奇心，我想知道這些當今世界各國著名的作家為什麼要寫作？便認真地翻譯起來了。他們之中，有的人說的話感動了我，有的鼓勵了我，我甚至覺得自己開始想努力寫作了。

這本專集是法國「自由報」的大手筆，保留著濃厚的法國人文主義作風，全世界各地的作家都有，連非洲不知名小國的作家都會讓我們知道，為什麼他們要寫作？並且附上編者幽默而生動的介绍。在這四百名作家中，我們先挑選了國內較熟悉的中、法、英、日、俄一些家喻戶曉的作家，希望你也會知道，他們為什麼要寫作？

——譯者

(英國)



沙曼·爪許迪



安東尼·比爾傑斯



勞倫斯·杜若爾

威廉·高定 (William Golding)

△那些驚訝地看著他去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人，忽略了諷刺性也是文學的形式之一，高定生於一九二七年，作品「蒼蠅王」是本世紀最痛快人心的文學著作之一。

▲我們如何回答這樣的問題呢？很久以前，當我還很年輕的時代，我大概會相信有此可能，但是五十年、六十年都過去了，這個問題是愈來愈難肯定地去回答了。I'm Sorry.

葛拉罕·格林 (Graham Greene)

△一九〇四年生，是個校長的兒子，主修新聞，二次世界大戰時出任報紙特派員，為了工作遍跡四方。他是一位皈依天主教的小說家，到如今還繼續大步跨在不同的時區，以稍帶悲觀的論點，引領讀者去認識一個充滿新奇的世界。

▲因為需要。如果我長了一顆青春痘，等它熟一點時，我一定把它擠出來。

桃麗絲·萊辛 (Doris Lessing)

△一九一九年生於柏爾斯，小時候被父母帶到南非，後來又去

了羅得西亞，卅歲她來著一本書——「綠草在唱歌」，一個人跑去阿根廷，開始創作，在小說裡開始探討一些婦女的尷尬情況，她寫了很多散文，這位超級作家選用鄰居的名字——珍·蘇莫斯 (Jane Somers)，做為投稿的筆名。

▲我寫作因為我是一個寫作的動物。

羅賓 (V.S. Naipaul)

△一九三三年生於一個印度人的社區 (Trinidad)，這個不列顛帝國最引人注意的主題便在文學上開了燦爛的花，他的文字是透明的、有效率的，他那自由的眼光注視一個古老的問題：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問題，難道他不是一位英國文學的大師嗎？

▲我希望做一名作家，因為我希望出名，因為我希望自由，不希望被上班的工作綁住。

因為我從小聽到人們說這個行業是高貴的。我已經五二歲了，我寫了卅年，前面所說的寫作動機到現在還是沒有改變（雖然成名已經使這些顯得那麼不重要了），我同時必須承認，我寫作也是因為我把文學當作謀生的職業，這樣說，並不一定表示我只為了物質的需要和習慣才寫作，或如同在早年，為了恐懼及害怕而寫作。我現在寫作是為了有一種歡喜，歡喜自己找到了題目，發現一個全然的題材。也許只有一個新的寫作計劃才能讓我的靈魂完全安定下來，看到文字帶著火光是令人興奮的，也只有在那個時刻我才感到自己在生活中。

我喜歡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文學的技巧，技巧可以使文字乾淨些，

我並不是說刻意去演或把文字的艱難性表達出來便是我的樂趣，技巧應該成為知識和想像力的結合。

另外來說，寫作並不只是為了使生活過得豐富充實而已，不寫作就不能自我沉思、就無法對真實的意義和個人經驗的價值有所喚覺，就等於放棄了生活和時間。沉思結合寫作再加上一個人內在的光輝，只要泰然地去處理，對我來說，寫作相當於宗教。

沙曼·爪許迪 (Salman Rushdie)

△一九四七年生於印度孟買城，他是新一代英語系統作家中最出色的一位，主題常是前殖民地的問題，目前定居倫敦，他的史詩作品「午夜的小孩」，曾獲得英國桂冠文學勳章。

▼因為我喜歡編故事，喜歡騙人，小說便可能組合一些你所去證明的奇異反常的故事，也證明了我們可以在非真實裡發現真實。

因為我喜歡一個人待在房間裡。

因為我喜歡讀某一種書，那一種書經常都還未被印行而有一天必須被印行。

因為我還不知道如何不寫作。

因為我還未找到更好的辦法來解決我的眼目，以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，不同角度的關係。這些關係基於選擇或只是偶然的機緣下形成了「我」，這個現在的「我」在努力尋找自己的面目。

因為只有在寫作的時候，我才能發現我所相信的東西。

因為，像所有的外國移民一樣，我必須重新編造一個故事：我，我的世界，一切。

因為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，便被教成每天啃書（當然除了啃書還有啃麵包），這是他們的疏忽，如今我早已把書丟開了。

因為有一些事情必須被說出來，還有一些事情必須討論。寫作有時是為了反對一些事情。

因為除非我在寫作，否則我永遠不知道為何我要寫作。

愛利斯·默道許 (Iris Murdoch)

△一九一九年生於都柏林，她代表了英國的典型小說家，專長於刀子拉出來的悲劇，對莎士比亞的作品有無窮無盡的了解，而且也常常引經據典地使用，目前在奧克福大學教授哲學。

▲我寫作是因為我喜歡寫作，是因為我喜歡偉大的藝術，並且崇拜它；我寫作是因為想要創造美麗的作品和一股精神力量，可是創造藝術應該是為了愛藝術，而不是為了「做好」它，總而言之，偉大的藝術家以他們的真言幫助了社會。

安東尼·比爾傑斯 (Anthony Burgess)

△一九二〇年出生的時候便是天主教徒，他拙劣於，好多年來他一直以為自己是音樂家。他的博學程度只有和他的精力可以比擬，他的英雄（耶穌、拿破崙等）都跟他自己很像。美國導演史坦力·庫柏利克 (Stanley Kubrick) 曾經把他的「發條桔子」搬上銀幕。

（蘇聯）

▼以我的自傳來看，第一個理由應該列於我的四十歲，那一年，我是靠寫作維生，我原先是在海軍部當一個公務員，有一天我被一個突來的消息驚呆了，醫生宣佈說我的腦部有一塊惡性腫瘤，我馬上被解雇並被送往倫敦去檢查，醫方仍然表示不可能動手術，我只有有一年好活，但我還是必須在那十二個月裡養活我的妻兒吧，可是沒有人會錄用一個像我這樣沒有前途的人，於是我只好開始寫作，我寫了六本書，很多的評論文章，到了年底，我還活著，大概是太腦持續的工作殺死了那個腫瘤吧！廿六年過了，我還是在寫，當年的情形造就了今天這個職業。

還有另外一個理由，我天性傾向藝術，所以我常為了美學而不是商業寫作。早年我便試圖把我的天性表現在繪畫上，我以為我可以成為一個新的塞尚，不過我又被另一個發現打消了念頭：我是一個色盲。之後我努力做一名作曲家，我又失望了，我的音樂天分不夠，我雖然努力作曲，但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成為不列顛的貝多芬。然而文字的創作代替了樂符的創作，我喜歡聲音，不論它是音樂或者文字，我喜歡把不同的綱要組織起來，我喜歡有分量、形式、結構。我把這些調合成一種內在獨特廣闊的文學形式——小說。這件事能使我滿意，當然這些條件並不夠，做一小小說家必須對人感興趣，對人所說的和所做的感興趣，我便對這些感興趣，但並不是對任何人，我不會願意寫新「唐吉珂德傳」或者一部新的「安那·卡列尼娜」。我比較喜歡根據一個明確的建築而塑造出來的人物，像下（西洋）棋一般，下棋法可能就是一

段樂章。一本小說的藝術實體便先被由法則安排過的人物之人性所佔據，剩下來，我幾乎對哲學思想沒有什麼意見和興趣了。文字不是宣傳的工具而是一種會發聲的複雜結構，從這種結構的意義中所產生的反常，我所稱之小說的，便是把反常現象的要求組織在一個明確的綱要裡。

當然，我寫作是為了賺錢。我不是喬叟或馬拉美，他們有一個支持他們寫作的支持者，還能保留自由，不使他們的經驗沾染商業氣質。而我必須折衷一下，在我想做的範圍裡給予讀者以為他們在等待的東西。我的聖人老闆是沙氏比亞，他是一個最符合商業標準的劇作家，他給予讀者所要求的，還給予了超越他們所要求的，他死的時候是紳士兼偉大的藝術家。在我們這個時代，身兼兩者真是太難了，但是我頑固地要試試看。

勞倫斯·杜若爾 (Lawrence Durrell)

△一九一二年生於印度，杜若爾先生是一位沉思者、新聞處負責人、外交官，他的作品並未離開地中海，他是作家亨利·米勒的好朋友，住在英國鄉間郊外，屋子裡的窗簾永遠層層掩閉著。

▼是為了檢點我自已。這個問題太愚蠢了，所以我才有這種愚蠢的回答，是的，為了檢點我自已。

瓦西利·阿辛歐諾夫 (Vassili Axionov)

△他童年的時候，母親在集中營，他自己在西伯利亞，他長大了在列寧格勒寫詩，成年之後被放逐，他的作品也長途跋涉世界各地；最後定居美國。

▼我們現代人生活在持續的精神威脅中，常常被累積的焦慮阻止不前，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已不是在宇宙現象中找得到了，而是在人性的無可挽救和現實的愚昧中。但是我們卻不曾被阻止不前，我們還是在前進中，一個奇怪的小男生麥可，傑克遜戴著一只手套，一群群青春活力的群眾跟著他走向狂歡的舞蹈世界，一些太空人勇敢地在一座座的永恆星座上漫步，有時候我們又在報章雜誌上閱讀到一些全新而且驚人的知識，不可抗拒的核戰品……總而言之，這些威脅的訊息停留在一些討論中，而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遲早會死的，我們如何停滯不前呢？

毫無疑問的，在我們恐懼之外，存在著一種從前的人稱為「神的精神」的東西，但我們並沒有多少知覺，而只是被日常生活的瑣事牽絆住了，我們迷惑在一種原始的罪惡中，並且落入死板的物質追求裡，然而，如果我們繼續活下去的話，我確信，我確信我們是靠著對神的精神還有一點模糊的知覺，這個複雜的精神是不能解釋的，是由許多簡單的元素構成——其中的一個是人類的神聖。文學便和人類的尊嚴息息相關，無論在何種狀況下，我不會接受一個沒有人類尊嚴的世界，而無論在何種狀況下，我也不會接受一個沒有文學的世界。道德的崩潰將是最毀滅性的災難，比另外一個孩子戰爭更為恐怖，從另一個角度看，如果我們想出

方法來避免核戰啟示錄，這方法將不是因為害怕而來，而是人性尊嚴所致，它將解救我們。

文學的意圖永遠不曾改變過，這並不是表示文學的表現意義不曾改變，在我們這個現代社會中，撇開一些長久的惡習和挫敗不說，現代文學正追求一種世界性，這種世界性使得也許可能更有效率地去防衛和平運動，而一些和平運動卻被安排在兇暴的意識形態的鬥爭中，文學是存在的……

我們的文明，如果它將不自己毀去，有一天一定會以一種新的平等之詮釋去觸及一個巔峰，在那裡，階級的區分、政治的派別都只會顯得多餘而且可笑，屆時的意識形態一定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，也不會有什麼解放的理論。

亞歷山大·基諾維也夫 (Alexandre Zinoviev)

△生於一九二二年，邏輯學家和哲學家，這位蘇俄的學者在一九七六年逃亡出國，一位絕對的悲觀主義者，慕尼黑黑爾的詛咒者，到了今日，他還肯定地認為自己無法生活在西方世界而打算去另外一個國度。

▼我寫作是被迫使然，在這四十多年中，我完成了一部分。當我被逐離俄國來到西方社會的時候，我發現文學活動是我唯一能用來維持家計的方法，看起來，這個不幸的文學命運將緊緊地跟隨我至死。

有人可能證明文學創作樂趣無窮，但我發現的只有痛苦，有人可能為光亮人性而寫作，而我卻不想向任何人說教，我覺得這種

事情令人失望而已。我是被生活的需要支使著去寫作，被思想的訓練和人類的活動支使著去寫作。

亞歷山大·柯許達 (Alexandre Koehn)

△一九三六年生於列寧格勒，蘇俄寫作聯盟的詩人，「星夜的巡邏」(一九六六)和「書信」(一九七四)的作者，他曾在教

(法國)

瑪格麗特·杜哈絲 (Marguerite Duras)

△生於一九一四年的交趾支那(越南)，一直到十八歲才離開西貢，最近以自傳式的文體寫了「情人」，才算完整地記載了她年輕時代的逃亡。「情人」得到一九八四年法國費古爾文學獎。她從來不忘記「愛情是不放假的」，對感情的看法一點也不俗氣。

育學院讀書，創作頻繁，作品也都印行成冊。

▼我因為發現了樂趣而寫作。

我想詩人的天賦就像一種生物的本能，如同蜜蜂永遠不會問為什麼去採蜜，花木也不會問為什麼授粉。

我不會主動去說服或保護我的讀者，這些與我無關，這便是我的詩句。但也許我的作品剛好具有那一類的效果。

大自然擁有了人類，有時候我覺得詩便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無論是陰沉或歡樂，詩帶給了人們所缺乏的幸福。

△生於一九一〇年，這位前任的歷史老師曾經在一九五一年拒絕了與古爾文學獎的頒獎，以抗議他的作品被評論家評為「從文學到腸胃之間的關係曖昧」，而且把文學和商業價值混淆。那個獲獎的作品是「沙洲的沿岸」。

▼我不認為人們可以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，在一種很難確定的衡量中，可是從未被完全忽略過的問題裡。

我們寫作是因為我們已經寫了——在比第一本著作，甚至比童年更早之前——從小學生的作文到大學生的論文(連畫家或音樂

▼我經常被許多報章雜誌社的人騷擾，他們也常常問到這種仔細的問題：寫作。

我總是試著很禮貌地回答，可是我真的沒有什麼可說。

我什麼都不知道，我從來不知道這項奇怪的事業，到底是什麼？

我想一直到二〇二七年吧，一次就結束了，以後再也沒有人寫作。

朱利安·哥哈克 (Julien Gracq)

家都沒有福分認識這條為我們鋪在那裡的路)。

我曾經為了溝通我的想法，描述心中的景象，甚至為了傳達一個幽默感，譬如說，用一種小冊子來處理，沒有比這更恰當的了。

可是大部分的時候，我還是藉著寫作來有規律地記載出內心的感覺，這也就是無法考慮到讀者反應的時候。有規律的寫作中，我被一種道德的穩定感驅使著，還有一種稍帶失望的模糊，和我內在的激怒，我被驅使著，有規律的寫作，帶著一些悠閑，精神上傾向自由的慣性，有規律的寫作中更帶著一些為了使文字更精練的嚴格練習。



派提克·摩迪安諾



瑪格麗特·杜哈絲



傑克·基悠



朱利安·哥哈克



法蘭絲娃·莎岡



菲德力克·達德



米謝·杜尼椰



米謝·雷異斯

菲德力克·達德 (Frederic Dard)

△生於一九二一年，他在編造「現代英雄」——聖·安東尼奧 (San Antonio) 的故事之前，有一個慘淡艱辛的寫作過程。目前每年寫作三到四冊，暢銷數達幾百萬冊以上。

▼每當人家問我為什麼寫作，我便覺得好像在問我為什麼要活下去一般。這一層現實已無從去分析了，我只能不停地去證明、忍受和接納。

我想在最初的時候（那一年我十五歲），我一定是為了樂趣才寫作；之後，我回想起來是為了生活去寫作；而從現在起，我可能為了寫作而生活。寫作是一個人一生中用來準備死亡的最佳方法。我希望我能夠保留作家的觀察癖一直到死，這樣的自我結局才會比較容易些。

米謝·雷奧斯 (Michel Leiris)

△生於一九〇一年，一九二五年起他便是詩人，他以作品「馬松」(Maison) 成為一名超現實主義者，以「戰役」(Bataille) 成為一名哲學家，以「非洲幽靈」(L'Afrique Fantôme) 成為人類學家，以「人類的年紀」(L'âge d'homme) 成為心理分析學家，以「遊戲規則」(La Règle du jeu) 成為自傳體創作家。他是一名超人一等的旅行家、學者，他被許多年輕的詩人擁愛著。

▼現在我寫作是為了以一種小號的憂鬱去取代一個大號的憂鬱，而那小號的憂鬱便像一個手工藝家煩惱著如何把一件作品弄好。

派提克·摩迪安諾 (Patrick Modiano)

△生於一九四五年，幽靈魔車的司車長，帶領讀者駛向沒落巴黎文人派的各區，他對名人族譜如數家珍，對人物的塑造也有神來之筆。

▼不應該問太多這種問題，這種問題只可能使你們在翻開書頁之前遲疑不前，而且還可能使你們到最後變成紀德筆下的柏魯德 (Paludes)。

就好像在跳降落傘的前一刹那，你問你自己：為什麼我要跳降落傘？這一切並不能使事情簡單一點，我想我們寫作是因為我們不會做其他的事情。

樂克勒基慈 (J. M.-G. Le Clezio)

△生於一九四一年，尼斯人，通曉各種語文的游牧者，一個淘金人的孫子，持毛里求斯國護照，卻在巴黎式的主保瞻禮節日中 (Kermesse) 堅持做一名外國人。這些都不阻礙他獲得摩紅文學獎的殊榮，他最恨打字機。

▼我要告訴你們，我要好好地向你們解釋。我十八歲那年，我住過尼斯海邊邊的老房子，拿破力坦式的房子，牆壁的灰泥都剝落了，從庭院望出去，每個窗口都掛著洗曬的床單，半野生的貓隻在陽台上打架，當然還有飛鴿隊的來臨，在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什麼是作家，我相信有一位叫讓羅漢 (Jean Lorrain) 的作家

就住在同一棟房子裡，除此之外，我對這棟房子印象最深的便是季節了，夏天或者春天的開始，因為每一個人家都會把窗戶打開，

還可以聽到褲衣和椅子的咕嚕聲，但還有一種特別的聲音，對我發生了影響，我說不出來那聲音為什麼使我擔憂，一直到今天，我想到還是會戰慄，就是因為這樣，我才一直處在這種憂鬱和不

安的状态中，這種情緒狀態使我知道自己必須坐下來，不管在那裡，就是我在的那個地方，我總是拿出紙和原子筆，馬上就動手開始寫。這種聲音，曾經是一群年輕人在庭院裡的呼叫，他們叫著彼此的名字，還有男孩子的口哨聲，一些人從窗口探出頭來，他們說：你跑走了嗎？窗口上的窗口上又有人問：你們要去那裡？海邊吧或者市集，或者只是去街頭某個角落討論事情，還是去賽古紅女校門口等女孩們下課……這些都不重要。可是每當我聽到口哨聲和他們的名字時，我總是想像著那個不屬於我的生活，我想像著街上正在發生的事情，我想像著自己漫步在涼涼的海水裡，陽光，女孩子頭髮上的香水，舞會中的音樂，探險的夜晚。我從來不會在庭院中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，也沒有人到我家吹口哨，我住在同一棟房子裡，可是卻在另外一個世界，就是這樣，這是我寫作的原因。

法國雜誌·芬蘭 (Franciae Saga)

△一九三五年生，第一本小說的書名是「日安曼特」(Aupour
"Aupour")，是法國文學史上被讀過最多的著作，有一段時期在法國極度受到少女的熱愛，而她最近也把這些經驗寫成一本書：「我最好的紀念品」。

▼只因為我喜歡。

米謝·杜尼爾 (Michel Tournier)

△生於一九二四年，早年法國廣播電視台製作部負責人，參加法國中學國文教師甄試落榜，後來他寫了「星期五或者太平洋的邊緣」，這本小說轟動了全國，也等於為他報了落榜之仇。與古典文學獎的得主之一。

▼你為什麼寫作呢？巴爾扎克回答說：為了有錢和出名。可是弟在另一邊也可以說成：因為這個藝術活動與我的體能可以平衡，而且我寫作可以根本不出版。這兩種回答極端不同。我自己的回答是：為了作品被傳閱。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手工藝者，在一個屋子裡創造一件手工藝品，這件手工藝品的命運是將要被賣出去。一本書。一本書是一個創作，這個創作有二種等級，第一個等級是我創造了故事及角色，第二個等級是讀者接納了我的創作，而我努力使自己的創作變成他們的。就像所有的創作都帶著樂趣，而我便有雙重的樂趣，自己創作的樂趣，引發讀者投入的樂趣，我點燃了一把火種，我把熱與光散發出去，我觀察著那些千千萬萬從我傳出去的火焰——我的書在各個土地上傳播著，在各個心靈中傳播著。有一次在蘇托市，我參觀了一家煙火製造廠，我覺得煙火製造廠就像作家的筆一樣，只不過作家的筆引發的是另外一種燃燒。我看到煙火工程師在配方，然後過不久後，這些配方出來的成品便飛得很高很遠，開出燦爛的花朵來。一個作家是有點像這樣的。

(日本)



安部公房



深沢七郎



大江健三郎

遠藤周作

△一九三三年生於東京，天主教徒，他的小說——「這樣的沉默」——處理了長久發生在一些住在日本的外國人的主題，像他自己一樣，他是日本的葛拉罕·格林（Graham Green）……信仰、神、罪惡、殉道、出賣。

▼日本的藝術家的內心深處總是傳統地認為，藝術的創造是一種宇宙生命的接觸，如能劇、俳句、花道、茶道等，所有的藝術家都把這種宇宙生命的接觸表現在作品中。

我是一個受西方文學影響的作家，但我也保留了這種傳統的藝術觀。做一名小說家，我希望認識人類，經由人類，我希望去探索一個廣闊的宇宙生命。寫作的技巧和方法也平等地存在宇宙生

命中。做一名作家，我對人類精神的無知感到興趣，因為從五世紀起，佛教教義給了這種精神無知最好的分析，它肯定地告訴我們，精神無知是人類痛苦和罪惡的根源。

每當思考及人類的痛苦和罪惡，我便覺得有必要去反省藏匿在這個世界裡的精神無知，而佛教教義既然已經指出它的存在，我只有在作品中匯集問題，而且把我寫作的原由結晶化，描述人類是不夠的，還必須去觸摸到生活，並且去生活，這是我身為一個日本作家最大的追尋。

安部公房

△一九二四年生於東京，在中國「滿洲國」長大，廿四歲那一年，拋棄了醫學，開始研究昆蟲學和高等數學，他寫出了第一部卡夫

卡式的小說——「砂丘之女」。

▼這個問題沒有什麼邏輯，而只是一個道德的疑問罷了。就邏輯而言，這個問題是一個包含著解答的結。以作家來說，創作並不只是一個選擇後的結果，創作是一個生活的形式。這個疑問：為什麼？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且連我們也不能想像在生活的理由中找到解釋，也不可能是在寫作的藝術中找到更多的理由。

然而在這方面，寫作喚醒了一部份的鄉愁，不可否認的，曾經有這麼一段時期，充滿著希望，這個問題也有可能被回答出來。可是我們穿越的這個時代，一個超載的時代，作家認識了失望，他也變得謙和了，就像在死亡之舞裡跳壞了舞步，這至少是在幻想裡跳舞的一種慰藉。

虛幻的旅行者，跨過了幻想的國界。

澤沢七郎

△他生在高山區，所以描述了山區鄉村的生活。很小便離開學校，為了去東京夜總會裡擺弄西班牙的佛朗明哥吉他。四十二歲那年寫出了最成功的作品——「Narazama的敘事曲」。

▼這個問題擁抱了我。因為我從來不曾問過我自己。第一本書印行到現在，四十年過去了，我已經七十一歲，一直到今天我從來不曾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。我想是因為我喜歡寫作，這個理由應該像所有的作家一樣吧！

每當我遇到我喜歡的人物，寫作的慾望便馬上出現，也許是一個想法讓我感到興趣，這就是所謂的「靈感」吧。我為了這個人物去強調我的興趣，把人物動機化，然後我開始想在不同的環

境裡人物的不同反應，我創造了一些事件和場合讓我的物去實現我的想像和理想，這些事件與場合又是因為其他一些反對的人物而產生出來。

我沒有繪畫的天分，但我也很喜歡畫畫，我看到風景便想要做畫的願望不亞於看到人物想要寫作，但我選擇了寫作這條路。如果我們問高更或梵谷為什麼他們要畫畫？我想他們一定會回答：因為我喜歡。這是唯一的原因。我想當我們在畫一幅風景時，我們其實在了解一種與真實的風景不太相同的東西……

不管我們如何來看「你為什麼要寫作？」這個問題擁抱了我，寫作是我的生物活動。

大江健三郎

△一九五二年出生，他的第一部作品：「幾乎透明的藍色」，像焦距鏡頭般她投下冷靜的注視，透視了一個暴力販毒的黑社會，使得「純文學」的瓷花瓶黯然失色，這部作品使他得到首獎也帶給他一個美麗的醜聞。

▼為什麼我寫小說？為了不死，為了生活。

寫作使我的食衣住行有了著落，使我及時得到藥品和米酒、香檳酒、繡球拍、潛水設備。有時候寫作使我知道，我正嘗試著樂趣以及相對的失望。在一些時候，寫作使我和女性的關係簡單化，寫作使我離開了宗教。但寫作也使我失眠，使我接到往返天堂與地獄的來回票，然而寫作確實使我得以和外在的世界溝通。

到目前為止，我仍未發現除了寫作有什麼別的活動可以使我得到這一切。

你爲什麼要寫作

世界各國作家談寫作

● 陳玉慧 譯

(喀麥隆)



法蘭西斯·貝貝

法蘭西斯·貝貝 Francis Behey

△一九二九年生於杜哈拉，是有名的歌手、編曲家，聯合國發行的一些音樂節目都是他主辦的。她第一本小說：「阿卡夏的兒子」(Le fils d'Akasha Mouio)，贏得了非洲文學獎首獎。寫於一九六七年。

▼飛逝的時空中一個奇怪的問題。

不然你們要我做什麼事呢？你們在等待什麼答案呢？你們都知道，即便這是一個來自內心的問題，我回答你們還是會有所警覺，你們一定可以自己想像一些我將做的回答，在某方面上，你們可能想對了：毫無疑問地，我寫作是因為我學過寫作，幾個世紀以來人類一直有意依附在這樣的人性中，這是平凡裡衍生的一種病——淘汰文盲。自從我寫作以後我便遺忘了我對祖先的記憶，因為我一開始寫就停不下來，這件事佔據了一個很瘋狂的實際需要。傳說故事把一些字的重量像有益的投射物發射出去，它所涉及

的便和感覺有所不同。溫和的月光靜聽著一個有人在說書的村莊，今天晚上，有一個主要的人物，他是烏龜，這隻烏龜具有豐富的智慧，那在農村生活裡流動更換不息的藝術，只有流水才能符合它的性質：日新又新。「一個散佈恐怖、壞東西」被某種動物從西方打到東方，從兩極打到北極，獅子王打算召集一個部落並統管整個山林，他想請烏龜幫忙立刻找出補救之道，這烏龜卻遲遲不肯出席會議，令所有的動物大吃一驚，當然獅子也非常震怒，這時，翠鳥鼓動雙翼前來通風報信，一個令人難過的消息：在通往宮殿，萬眾引領以待的路上，烏龜在渡河回來開會時被水淹溺了。聽到這個消息大家都陷入哀悼中，鱷魚也流下了眼淚，「啊！這條河」，野兔忍不住悲慟地說：「真的，烏龜不是像我們想的那麼壞，牠還是來了。我雖然游泳比不上牠，但每次渡河時我都走在人鋪好的樹幹上，我從來不曾碰過水。」

我很喜歡向你們講這個故事，不是為了引起你們的注意，因為你們不在那裡，首先，一個照耀著溫和月光的村莊對你們似乎不存在了，再來，你們已經不願意浪費時間去聽故事、唱歌、跳舞、生活。時間，你們是用來安排在手錶及日曆上的，趕時間是一件

(南非)

多麼有趣的事！當我在喘息的文明中，你們要我用什麼聲音去講我發明的一千零一個故事？算了吧！或者你們願意在觀眾席裡坐下來，一個城市的夏天，包括流浪漢、遊馬路的人、戀人、散步者，不管是什麼人，你們看著我，多瘋狂的人，我要用活的聲音向你們講一個一九八五年的故事，就像古老非洲的傳統，向當中的國王挑戰，才是一種純粹的瘋狂，不是嗎？

我寫作是為了說：消滅民族歧視——就像我們的父親當年從遙遠的熱帶前來時說過：消滅納粹黨——他們並奮身在一九三九—四五年參戰，但願那些新法西斯黨人、仇外主義者還未忘記。



南汀·葛蒂瑪



布列頓·布列頓巴克

南汀·葛蒂瑪

Nadine Gordimer

△一九三三年生於約翰尼斯堡附近的史普林城，她拒絕參加大

寫作，是傳取到自由後才可能的事，它讓人類能夠在找尋和平和了解的過程中互相靠近，儘管人和人之間是多麼不同。

永遠不疲憊的白紙，她耐心地聽我說，她准予我向任何人揭開一切，我可以把所有的秘密告訴她，我寫作就像這樣，我的小說就是一個故事，把生活中所活過的用文字展現出來，我要再告訴你們一次：我為那些來到的人而寫，不包括那些沒有來到的人，我寫作為了逃避一些人偽造的天堂，我希望能在人類心靈中找到一處上游，我希望在那最後的時刻前找到，所以，我寫作因為我沒有時間不寫作。

學畢業典禮，以致沒有拿到畢業證書，但這件事是她自己的開業典禮。二十六歲那年以政治見證者的風格寫下了：面對面（Face to Face），之後又陸續出版了七本小說及短篇小說集。

▼也許這個問題可以變成：為什麼你開始寫作？因為寫作的動